

杭 麗 葉

顧
保
鵠
譯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八月再版

小說叢刊之二十

紫麗杭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譯者：顧保鶴
發行者：陳百希
出版者：光啓出版社

(400)臺中市忠孝路197號
郵政劃撥：中20479號

經售處：臺灣各大書局
承印者：信義美術印刷有限公司
(400)臺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32號

特價：N.T. ~~20.00~~

本社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638號

序

張秀亞

翻譯西洋文學作品的工作，我覺得好像是爲我們的文壇開闢的一條蹊徑，沿着這蹊徑，我們到達了陳列豐富的畫廊，在那琳瑯滿目的圖繪着人生小景的畫布上，不僅看到了新穎別致的異國生活景象，且進而可欣賞，揣摩到那些遙遠地帶的巨匠們的手法及技巧。

我國自新文學運動發生以來，在短短的數十年來，各國名著被譯介過來的不能算太少，而法國的近代名家如璞羅斯特、克勞代等人的作品，則全然沒有，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這些作家的作品，有的沉潛有力，有的優雅清新，實足以供我們取法。

如今聽到留法研究文學多年，獲有博士學位的顧保鵠神父，即將以他所譯的現代法國名著杭麗葉交由光啓出版社出版，爲之忉忉，這真是我們的文壇上的一個好消息。

「杭麗葉」這部小說的原名是 *De toute Son âme*，其作者爲勒內·巴贊 René Bazin，他生於一八五三年，歿於一九三二年，是二十世紀一位頗負盛名的法國作家，他的作品，異於當代的另一位法國小說名家莫瑞亞珂，二人雖然皆以揭露社會、人生中罪惡的一面，展露人性的光輝爲題旨，但是莫瑞亞珂的文字深刻、犀利；而巴贊則優美、澄澈，他筆端的光芒，深藏不露，而讀畢掩卷，使你感悟，也給你喜悅。

在這本書中，是以一位名叫杭麗葉的少女爲主角，她是出於罪惡的沼澤的美藻，其明

艷純潔與她出生的那一段罪惡的故事，形成一強烈的對比。這部小說，作者是以數管齊下的筆法寫成，善與惡，光與影錯綜出現，畫面感人，罪惡的「潛在因素」，更如一片暗雲，時時浮現於字裏行間，支配着故事的進行，而杭葉葉則如一顆璀璨的明珠，一個小小的春天，她走到那裏，那裏就出現一片光亮，一片溫煦，其他的人物則是各種美德與過惡的象徵，各有其美點與缺點，美點固可讚，而缺點亦可憫，適足以激發我們的同情與悲憫。

自來小說被人分爲二種：人的小說，與詩的小說。前者是以描寫人物爲中心；後者則兼描寫情緒與氣氛，使之氤氳於篇章之中，收到烘托之效。如巴爾扎克的小說是屬於前者，而巴贊則是屬於後者，每一頁，每一段，不，簡直可以說每一行中都充滿了盎然的詩意，有一種朦朧之美，且時時刻刻出現了田園景色，美妙如畫，清新如詩，適足以反映出那位女主角杭麗葉的充滿詩情畫意的純真的心靈。在這一種優美的筆觸中，作者隱約的表現出他的觀念與思想，而使讀者得到更深刻的啓示。

顧保鵠神父學問淵博，著作甚多，今揮其大筆，選譯此作，真可說是游刃有餘，並且，這部書他是直接由法文原本翻譯過來的，不僅得到原作的精神，且在篇頁中的優美字句裏，我們可以發現原作者的風貌，承函命寫序，我惶恐的拿起了這枝筆，在這篇短序裏，我要表現的正是每一位讀者的喜悅與欣幸。

譯者前言

法國二十世紀的新文學，都市與農村兩方面普遍地發展着。往昔很少爲作家描寫的法國的田園風光及鄉情民俗，現在已被注意到，在內地各省於是有所謂外省小說家，及地方主義作家出現。他們將法國農業的腹部情形表現出來，建立了一種當今文壇上獨特的鄉土文學。本書的作者巴贊就是這支突起的異軍的前鋒。

勒內·巴贊出生於法國西部的翁熱，在當代法國文壇上極有聲望，因此後來被選入法蘭西學士院。他的著作很多，大半是描寫法國農村生活的，他的作品格調清新，充滿着詩情畫意，有「農村生活迷人的畫家」之稱。本書是他名著之一，一八九七年初次在「兩個世界」雜誌上出現，立刻哄動一時，當時的報章雜誌爭相評介，甚至外國的報紙也不例外。「這是一本劃時代的著作」，「這是一本最嚴正、最動人、本年度最佳的作品」。這樣的讚美，隨處都是。亨利·洛旭福在國家日報上寫說：「好久以來，沒有一本書給過我這樣深刻的印象」。日內瓦的文藝週刊也說：「我們從未有過如此的感動。」

這書爲何能這樣感動人呢？第一，是文筆的動人。他描寫入微處，可與狄更斯相比，如畫的描寫，色調的柔和，猶如艾略特。人們驚奇着這種包圍着這悲慘殘酷故事的崇高情緒，

欣賞着羅亞爾河的風光，愉快地跟着作者沿南特市碼頭邁着步，幻想着，或從隱修院小邱眺望着藝術家筆下所刻劃出來的這座城市。

其次，是杭麗葉的故事深深地感動着人。莫拉斯在一篇文章裡特別指出此書的細膩與清新。由這篇同情而謹慎的文章，我們可以看出此書真正成功的所在。我們知道莫拉斯其時離天主教太遠，還無法了解一個像杭麗葉樣的靈魂的美麗。他不能了解如何一位這樣美麗的少女，同時能有這樣的美德和吸引力？如何這樣的吸引力，並且這樣純潔的吸引力，能來自一位人間的少女？因為他看不見她心靈深處的一個因素。但有的人見到了或覺到了。這是德勞利所說的：這就是充滿着巴贊這部小說的「愛的美」。

這是一本讀了使人流淚的書。旭未龍寫信給巴贊說：「我在極度寧靜中讀了這本書，我想把我的感動告訴你。但我終於放棄了這個意思，深恐給你說一些你將認為不可能的事。但許我只向你說，我讀過了它，幾乎全部小說，我都含着淚讀的。我須回溯到很早的童年時代，才能找到一部如此動人的小說。我只認識過二三部小說，像這樣使人深深地感覺到人生、愛、和痛苦的詩意。」

這部小說也揭露了一個社會問題：勞資的對立。但頁頁充滿了對人間痛苦的同情。這種真正的同情心比消極的放火焚燒更為有力。邵爽說：「這本書對痛苦大家洋溢着熱烈的同情

心，對靠別人的痛苦生活的人充滿了溫和的諷刺。這小說使人反省。」一本年鑑中說：「杭麗葉是一部同情的小說，瀾溢着能平息衝突的友誼」。

這本書使人了解痛苦與犧牲的價值。不了解這些，不論爲貧苦的，或爲世上的幸福人，生命是一個不可了解的謎。

杭麗葉這書的出版，爲十九世紀末葉的文藝界及社會，是一個重要的日子。「兩個世界」說得很對：

「這可說是一本傑作。我們敢說，在現代小說中，杭麗葉的出現是，而且永遠是，一個不平凡的日子。羅亞爾河的景物，以一個藝術家和詩人的筆觸幽美地、有力地描繪了出來。故事的動人往往使人流淚。在在是活生生的人物，真摯的感情。但在這一切之中，尤其值得稱讚的，是包圍着這個寫真的故事的高尚氣氛。作者用一種真摯的同情心，似乎在不思議不索間，討論着今日社會上一些最迫切的問題。巴贊的小說使人反省。它最真摯的感情使人流淚。這是一種偉大的構想，同時又是最自然最詩意的描寫。」

雖然時代不停地在變，一切都在變，但世間常常需要像杭麗葉這樣的人物。不論在藝術界或在社會改革中，沒有真實的愛，就不能有所成就。這是永遠真實的真理，也就是這部小說永遠爲人所歡迎的理由。

這部小說譯文曾在現代學苑月刊上連載過。有些讀者爲杭麗葉的故事所感動，寫信來催促我們早日出單行本，有的還說：「杭麗葉真好！我要效法她」。我們很高興看見他們（她們）喜歡像杭麗葉這樣純潔、善良、充滿着愛心及犧牲精神的人物。本書的問世，就是給他們的一個答覆。

張秀亞教授在授課及國民大會的忙碌期中，尤其犧牲了三八節參觀各地建設的節目，爲本書作序，實在令人感動。又承陳其茂先生花費很多的時間設計了一個漂亮的封面，在此謹向二位一併特致無限謝意。

杭 麗 葉

十二之刊叢說小

譯 鵠 保 顧

NOVELS SERIES NO. 20

DE TOUTE SON AME

by René Bazin

Translated by Ku Pao-Ku, S. J.

杭 麗 葉

目 錄

第一章	七
第二章	一四
第三章	二五
第四章	四一
第五章	五五
第六章	六二
第七章	七二
第八章	九二
第九章	一〇九
第十章	一二四
第十一章	一三五

René Bazin
顧保鵠 著
譯

第十二章·····	一四一
第十三章·····	一四二
第十四章·····	一五九
第十五章·····	一六七
第十六章·····	一七〇
第十七章·····	一七五
第十八章·····	一八三
第十九章·····	一八七
第二十章·····	一九一
第二十一章·····	二〇二
第二十二章·····	二一二
第二十三章·····	二一五
第二十四章·····	二二一
第二十五章·····	二二八
第二十六章·····	二三一

第二十七章·····	二四三
第二十八章·····	二四七
第二十九章·····	二六〇
第三十章·····	二六七
第三十一章·····	二七三
第三十二章·····	二七八
第三十三章·····	二八四
第三十四章·····	二九四
人名地名中西對照表·····	二九九

第一章

時值五月梢，空氣中散發着溫香的氣息，慢的時鐘正敲着七點，由木城的作場和工廠裏走出一羣人，他們的手上和臉上都堆滿了烟灰、銅鐵屑、硝藥粉、或滑車轉動時周圍揚起的塵土。他們走着走着，機器的嘶聲漸漸低下來了，磚砌的烟囱上面螺旋形的煤灰漸漸薄了。桑德奈隣近南特城東區，奧蒂葉街上和環龍古道上響起了一片嘈雜聲。

多麼動人的一刻！工作開放它的軍隊，穿過城中。生手、老手、女孩、婦女、兒童；這些孩子，倘若他們的聲音和敗壞得過早的言詞，沒有顯示出他們已是青年了的話，人們會想他們還只是十歲的孩子。他們一出工廠的門，就分道揚鑣，有的往上，有的往下，有的抄近路走入小巷，都朝着有羹湯等着他們的住所走去。在歸途中，他們漸漸形成了許多小組：妻子找到了她們的丈夫；弟兄、愛人、住在同一座房屋裏的人，都碰到一起，但並沒有急不能待、或什麼興奮的表示。他們的臉上都露着一種憂鬱的、疲乏的神色，把眼中的光芒全掩蓋住了，連年輕人也不例外。沉重的擔子壓着每一個人，飢餓指揮着他們。他們說着些粗魯的話，或沒有多大興趣的笑話，或匆促地說聲晚安。可是，這裏或那裏，還能見到一些女孩紅暈的臉兒；一些奧萊和康佩地方的，未爲工廠所斂喪的不列塔尼青年無鬚的頭顱，一些

走路時高抬着的，含着理想的眼睛；一些如老兵一般粗糙的壯年，手裏牽着孩子，懷着一種模糊而無言的喜悅，默默地走着。從羅亞爾河，從遠方的海面上吹來一陣風。二三簇紫丁香花爬過了圍牆，掛在灰色的人羣頭上。

工人羣中的一部分人——已經結婚而過着家庭生活的，——讓別的人分散到較低的幾區去，他們則上到桑德奈的小山上，從那裏迎面走來了同樣一羣一羣的人，趕回南特去。

在一羣交錯往來，穿着布衣，茄克，或在光細的棉布上衣下配着一條褪了色而不合身的裙子的人羣中，有一個人，一個資產階級的人，在奧蒂葉的路上，停下他的英國馬車。他個子高大，年青而已發胖的臉上，有着一撮黑而尖的鬍子，把他的臉型略略拉長。他那質料普通而做工精緻的服裝，他拉韁的姿態，不但顯示出他對馬具，有一種嗜好，和他愛好安靜的色彩，而且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富家之子，一個富了至少已有十五年至二十年的家庭。他在這羣工人羣中幹什麼呢？別的像他這樣的人，見了工人，總是避之惟恐不及，雖然不很明白爲的是什麼。他原可轉個彎，從旁的，清靜的路下去。但不，他留在那裏，坐在藍色呢製的坐墊上，身子略略往前傾斜着，手上帶着手套，鞭子橫在放鬆了的韁繩間，他的眼望着前面陡而狹的街道。一切經過的工人都向他注視，有的現着敵意，有的漠不關心，偶而有幾個揮一揮帽子，羞澀地向他致敬，一些不戴帽的婦女，弓着身子，含着妬意地笑着，貪婪地望着馬

車的鏤環和發亮的漆，手指着他窃窃私語。他帶着一種看慣羣衆工廠主人的冷漠神情，注視着行進的羣衆。當有些在車輪旁輕輕擦過而不願向他敬禮、或回過頭私語說：「這是勒馬連的兒子！」時，人們可以在他鎮靜而無光的臉上，略略看出一絲憐憫和憂鬱。「這是勒馬連的兒子！」一語，如同通了電一樣，在這條棕色的移動的人羣道上，立刻從這頭傳到那頭，又復傳回來，人們都以高低不同的聲音在耳語着，有的並無表示，有的顯着驚奇，有的憤憤不平，敢怒而不敢言。

他，正在尋找什麼人。忽然，他執着鞭子的手，高舉在韁繩之上，作了一個手勢；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夾在兩個同樣年齡的青年手臂中上來，轉過頭來望着他。他的同伴開着玩笑，近乎無意識地拉住他。他掙脫了，走近馬車的踏脚，手觸破舊氈帽邊以示敬意，並這樣站着。他豎起瘦長的臉，尖銳的眼睛，正好與叫他的資本家的兒子的眼睛相遇，嘴上兩撇小而直的八字鬚，他的臉充滿了活潑、熱情，反射着不斷動盪的激烈情緒。在他的眼睛裏好似不斷起伏着無盡的浪潮。

「安多尼，」勒馬連鎮靜地說：「你的叔父好些了嗎？」

「不，他不好。」

「他的手不能動嗎？他用了我母親給他寄去的藥嗎？」